

四部叢刊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207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鶴山先生

大全文集

四

卷八十六至一百十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初編(二C四—二〇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四冊) 宋魏了翁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六

墓誌銘

蘇和父墓誌銘

自理義之學不明士銜於詞章之末怵於功利之下雖足以隨時就事繩以聖賢之訓終爲背戾本朝諸儒後先相望本諸書詩語孟易以明時用春秋以驗行事三禮以節人情然後知人所以官天地裕萬物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五三六經不爲虛言而匹夫匹婦皆可以與知與行周邵程子之門人嗣守大訓至廣漢張子敬夫傳而習之有胡子仁仲爲之模範朱子元晦呂子伯恭相與下上其論議其學益以粹明二江范文資早從張子問學剖枿精微羅絡

隱遁朱呂氏皆推敬之歸安故廬若將終身鄉人即其所居以月舟先生稱之是時余忘年友人蘇君和父實從之遊其始也淹貫諸子百家旁及老釋二氏旁搜博采晚而歛博歸約落華就實目光炯如頭容儼如口授指適意士厭數人有善稱獎風厲如弗及或謬於理道簡於容儀即莊色厲聲道師之言以訓迪之故公在則惰者肅譁者嘿毋敢慢其精神氣貌之所感發者蓋若此嗚呼此其所以壽正學而繼前哲者乎君諱在銘味父其字也其先簡陽安人後徙郫爲著姓大王父仲文王父處約父覺贈承事郎妣蔣氏趙氏皆贈孺人君方齒而孤趙孺人手抄經史以教之

終其身言及母氏必流涕被面年三十一與鄉舉年
五十六始登進士第涖官行已無一豪愧負初任監
永康軍味江鎮再仕綿州魏城縣丞縣民仇其長鼓
衆入縣將爲亂官吏竄伏君聞變推誠往諭民爲散
去長官奉脫死反以是忌疾君乃託親嫌引去三仕
果州學官四仕潼川路常平司幹辦公事會獄有疑
公不忍緘嘿以負使者具以寃狀白之或疑其越職
私請毅然上印西歸旋致其仕其剛決不撓之氣可
以觀其師友淵源之自矣退居七年舉處益尊諸公
要人造門請益貽書講學無日無之四方大夫士識
與不識想見其風采余爲瀘州欲挽致之行有日矣

端平元年秋七月以五峯先生遺文授其子子禮曰
此吾從月舟先生得之吾手自離校汝可細觀當自
得之五日

命筆題詩蓋然而逝得年八十有二
娶同邑王氏封孺人先君而卒男三人子賢子起子
禮今惟子禮在孫男三人侄振刺孫孫女三人曾孫
男子三人子禮上以二年三月

舉君之喪葬

于縣之崇文鄉乾山前期來謁銘銘曰道遠民散師
異指殊幸而猶有老師宿儒散在郡國教于里閭儀
刑前哲領袖羣趨世莫知之有懋易祛槁項公肩理
光丘墟我銘昭之以覺世愚

太常博士知紹熙府朝散郎王聘君墓誌銘

上元年恭默遵養權由伺間竊弄威妨醜正仇善是
與比周予友人王萬里時爲博士應詔言事其略有
三一日厚風俗必本於明人倫人倫之目則君臣也
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所以彌綸天地
扶植人極使不爲禽獸夷狄之歸者以有是倫也人
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俗之不厚未之有也書曰惟
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今天下風俗
可謂薄矣化薄即厚在陛下轉移之頃陛下設
廉恥以厲臣節明聽斷以強主威赫然如大明正中
萬物畢照而君臣之義立矣陛下以四海之歡心
爲孝而不以一己之用勞爲孝念遭大故艱之託思

繼志述事之重而父子之恩隆矣 陛下致嚴喪紀
不遺聲色俟三年終喪未昏士族禮備而後聘而夫
婦之道正矣 陛下之於兄弟不幸而居人道之變
然友愛素深神人所共知也若垂念於死喪之威致
厚於卹終之典而兄弟之愛篤矣 陛下日御經幄
親近友臣惟正人是親惟切已足務毋徒誦說以備
故常而朋友之化行矣凡此五者 陛下既躬其厚
誰忍復趨於薄二曰尊朝廷在於聚賢才漢梅福謂
孝武時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
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也孝成之世蜀郡山陽亡徒
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此皆輕量大臣無

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賢才聚
散足以爲國輕重者如此然所以聚之則必有道
蓋天地沖和之氣鍾而爲人賢者尤其氣之清也
利祿不能誘威勢不能壓惟虛心忘我用其人而
行其言則賢者樂爲吾用天下士皆悅而願立於
朝士至於且願則自靖自獻惟恐其後益復有遲
廻偃仰召而不至知而不言者哉三曰崇學校在
於養士氣士者國之元氣而天下之精神也故可
殺可貧而不可辱者謂之士京師者首善之地也
太學者賢士之關也士相與聚於間宴坐豈徒誦
說詞章攫取聲利而已哉蓋將講明義理涵養

氣質以成其才而待國家之用也上之人宜嬰以廉耻不可忍以戮辱宜閑以禮義不可繩以刑辟今朝廷並建長貳所當專其職任勿煩以它職博士正錄不徒以課試爲事日進諸生相與講論經術陳說古今以作其氣萬一如有排達不檢則成規具在長貳以次舉而行之其誰曰不然今乃郡吏得以繩之下走得以下辱之死非所以章好示俗風厲四方也世之論治者鮮不以城郭甲兵田野貨財爲有國之先務而孟軻獨以禮壞學廢爲憂非闕於事情也而況揆諸今日之事二邊風寒赤子露立非無城郭不修之患客強主弱誨盜納侮非

無兵甲不多之憂兵荒之餘屯墾未就非無田野不
闢之慮幣輕物重十室九空非無貨財不聚之歎而
臣區區惟前三者是急亦曰人倫薄則世道廢賢才
散則主勢孤士氣索則邦國空此軻之所謂上無禮
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者此臣之所爲大懼也時有
濟邸之獄有蜀邊之擾有山陽之變有郡吏卒繫
捕弟子負負之辱故萬里及之所引蜀郡山陽輕墨天
臣等語切中時務尤爲權臣所嫉其秋萬里輪對又
上疏略曰乃者中外之臣矢謨獻議指陳得失此皆
激揚聖化鼓舞綸言願忠於陛下之職分也而在
廷之臣已過憂其沽激逆慮其朋黨夫留班伏閣封

章扣匭此在先朝常常見之今以降詔求言久而後
應尚曰沾激云乎內外小大之臣動以千百數而言
事者無幾尚曰朋黨云乎今天下議論大槩有三勸
陛下以崇孝道厚天倫篤意儒學以養聖明之資親
近正人以杜邪佞之口此愛君憂國之論也憤主威
之撓奪傷國財之撓攘疾貪暴如疾仇讎惡諛佞如
惡惡臭此憤世疾邪之論也聽其言汪洋汗漫而可
樂察其意避就回曲而不根此摸棱兩可之論也愛
君憂國者其言懇惻憤世疾邪者其言激切摸棱兩
可者其言依違臣願陛下以其懇惻者施行之激
切者獎借之依違者斥絕之則朝廷是非即天下之

是非也何憂乎沾激何慮乎朋黨哉其二論蜀之利
害謂任聞寄者聞命勇往慨然以功名自任然政令
峻急人情惶駭任總餉者承命等計奮然以了辦自
居始謂不以累公上今乃有七百萬緡之請既上欺
朝廷又苛取州縣 陛下端拱穆清亦知數千里外
有嘆息愁恨之聲矣平時以鄭損制捆四川李景輝
總餉故萬里及之上反覆顧問萬里隨事條析語音
琅琅陛旌者愕眙曰此蜀人也了翁時充貲柱下竊
窺天顏甚怡而權凶滋忤蜀之用事者咸不悅會朱
端常論予不食周粟併及真希元與萬里於是一時
同志者皆得罪而蜀人無一立朝者蓋先是未有也

萬里既忤權凶又忤蜀閭人謂持此安之萬里浩然
歸田翠篠碧流之間於馬道遙若將終身於是又有
以見萬里所存之實矣萬里名萬家邛之蒲江曾祖
祖某考某贈宣教郎妣趙氏贈安人予昔誌宣教
墓世系已詳萬里之生也淑之學也篤博通經術尤
善戴氏禮嘉慶三年類省試以第一人充賦歷官資
州教授以母喪後改叙州四川宣撫司辟准備差遣
召赴都堂審察除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錄又遷太
學國子太常博士出五年起通判成都府未上知廣
安軍又知紹興府積階至朝散郎平生自儆有心銘
申儆美子若從子有淡齋規約皆善言也爲學官時

教循循不倦凜不可干以私在安沂公莫府爭辯不
可奪爲郡牧視民如傷東吏如濕紹熙府胥強於官
君默而籍之郡人服栗躬儉卽用察獄必以情皆善
行也雲罔日明旌波簡修赴關奏事之命下而萬里
不及行笑惜夫子嘗觀五三盛時相天子者居位久
則賢之積也必厚伊尹相商餘五十年招後求哲列
庶位以輔後嗣其後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儔
猶足以亅續靈承其忠臣義士祿武王周公成王君
陳康王畢公播告深浹而愛商之心不衰後之相者
居位久則日邁月愒銷利鏤磨賢之危也滋甚蔡秦
韓史之效今可睹矣萬里不幸而不行於壽盜之時

事還理明已不及見非命也夫端平元年三月

終于治寺明年四月

安厝于善何鄉坎山之原

娶同邑趙氏贈安人繼資中楊氏與予之元配兄弟也令封安人于男子三述升于國子博士貢子鄉女子一人尚幼述遵狀其事來乞銘萬里吾徒也義不可辭銘曰豐草之東嘉穀之瘠旣難旣誅亦斷而殊嗚呼天平嗚呼天平

大理少卿贈集英殿修撰徐公墓誌銘

予自嘉定十一年被命帥東川以心制乞身徐公瑄來爲代明年公召還首爲上言蜀之師困財匱而徵調未已比潼川守許奕與刑獄使者爭必稱坐論邊